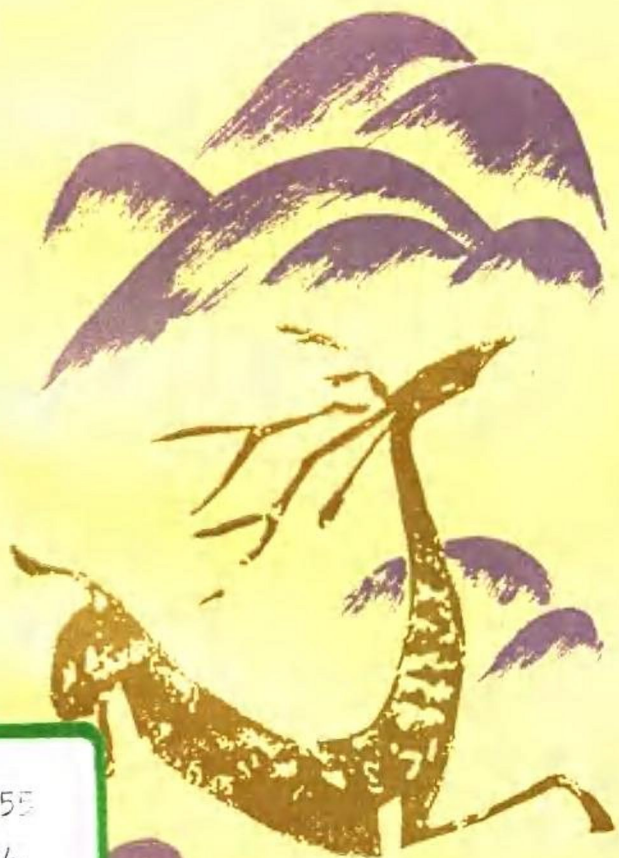


1994

ZHONG RI WEN HUA LUN CONG

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编
神奈川大学人文学研究所

中日文化论丛



杭州大学出版社

3-55

4 / 2

中日文化论丛——1994

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
神奈川大学人文学研究所 编

*

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

(杭州天目山路34号)

*

杭州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部排版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浙江良渚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1/32 7.25印张 180千字

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001—1000

书号:ISBN 7-81035-852-9/G·222

定 价:10.00元

目 录

上编:江南与日本

唐宋时代日本向江南灵山名寺舍经考.....	王 勇(3)
吴越国文化与日本	屠承先(17)
马镫(杪)的传播	河野通明(37)
论 17—19 世纪乍浦国际贸易港.....	徐明德(41)
清初画人沈南蘋渡日一事的考察	戚印平(67)
1898 年的浙江留日学生	吕顺长(85)
浙江早期留日学生述略	何扬鸣(99)
杭州“大井巷事件”揭秘.....	大里浩秋(113)

下编:东西方文化交流

关于欧洲思想流播日本的问题

——以明治时期以后为中心	伊坂青司(151)
中国的法国文学翻译.....	唐 珍(166)
近代初期英国戏剧中的女性形象	
——围绕文艺复兴时期的妇德	奥田宏子(181)
日本对美国“生产率至上”思想的吸收与变异	
——关于战后日本企业中的技术革新与团队精神	
.....	横仓节夫(190)

附录:论文提要	(211)
后记.....	王宝平(223)

目 次

上編:江南と日本

日本の江南諸寺への舎経供養について.....	王 勇(3)
呉越国文化と日本	屠承先(17)
馬鑑(杪)の伝播	河野通明(37)
十七~十九世紀の乍浦港について	徐明德(41)
清初画人沈南蘋の渡日をめぐって	戚印平(67)
1898年度の浙江留日学生について	呂順長(85)
浙江初期の留日学生略考	何揚鳴(99)
杭州「大井巷事件」の真相	大里浩秋(113)

下編:東西文化の交流

日本におけるヨーロッパ文化受容の問題点

——明治期以降を中心にして——	伊坂青司(151)
中国におけるフランス文学の翻訳	唐 珍(166)
演劇にみるイギリス近代化と女性	
——ルネサンス期の「婦徳」をめぐって——	奥田宏子(181)
アメリカの生産性向上思想の受容と変容	山田英樹(185)
——戦後の日本企業における技術革新と集団主義をめぐって——	
.....	横倉節夫(190)

付録:論文要旨	(211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あとがき	王宝平(223)
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上编：江南与日本

唐宋时代日本向江南 灵山名寺舍经考

王 勇

在古代的汉字文化圈内,中日两国的典籍交流,具有双向传播,互为流通的特征。近年,关于中国典籍东传的研究已有多种论著问世^①,日本典籍的西渐及中国佚书的回归亦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^②。本文所要稽考的日本历代舍经史实,则介乎两者之间。亦即,这些由入华日僧献纳于灵山名寺的佛经,虽非日本人所撰或中土所佚,但体现了中日典籍交流中的一种流向。

一、天台山舍经考

日本向中国的灵山名寺施经供养,据笔者的考索,滥觞于平安初期的安殿亲王。唐贞元二十年(804),最澄随第12次遣唐使抵达明州(今宁波)的鄞县,在巡礼天台山时,将安殿亲王托付的《法华经》、《无量义经》、《普贤观经》施入修禅寺供养。

天台宗集大成于隋朝的智顗,至8世纪中叶,它已不仅在中国盛极一时,影响也次第波及到日本。日本天平胜宝五年(753),鉴真第六次东渡日本成功,他虽然身为律宗大德,但携去的佛书中包括《摩诃止观》、《法华玄义》、《法华文句》、《四教义》、《次第禅门》、《行

法华忏法》、《小止观》、《六妙门》等天台章疏，反映了唐代佛教的时代特征和鉴真僧团的学养。凝然在《三国佛法传通缘起》中说：

鉴真和尚，是天台宗第四祖师（从天台取。若从南岳取者，是第五世）。随弘景禅师受具足戒，并学台教。弘景是南山律师亲度授具弟子，随章安大师学天台宗。和尚定慧证修，内外该亘，天台教观，研究精详……和尚来朝之时，律宗诸典、天台诸文赍持是多，随来弟子法进、昙静、思托、义静、法载、法成等一十四人，并是智解名哲，皆兼台宗。

鉴真僧团的东渡对日本戒律制度的完备所产生的深钜影响，先学多有论及，无需赘述。但是，我们也不能忽视鉴真对天台宗的东传作出的贡献。最澄在东大寺经藏中阅读到鉴真传去的天台教典，立下了创立日本天台宗的宏愿，入唐求法巡礼实是为开宗作准备。最澄自唐回国以后，于日本大同元年（806）上《请新加法华宗表》，从而标志日本天台宗的创立。日本的佛学主流，从此也由奈良朝的三论、法相、俱舍、成实、华严、戒律六宗，转向平安朝新兴的天台、真言两宗。

考诸史籍，平安时代入唐僧巡礼朝拜的灵山圣迹，首推江南台州的天台山。最澄开此先风^③，此后除圆仁奏请未准之外，日本天台宗僧侣入唐，没有不登台岭巡礼拜谒智顗灵迹的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日本早期的献经之地大多集中在天台山。

最澄送经之事，见于唐代的一份公牒，尾署“贞元二十年九月十二日”，一般习称为“明州牒”，系明州刺史令书记孙阶牒告司户参军孙负，要求路次各县为最澄一行提供船只、担夫的公文。牒文中载明最澄等欲“将往天台山供养”的物品：

明州牒 日本国求法僧最澄往天台山巡礼，将《金字妙法

莲华经》等。

《金字妙法莲华经》(八卷,外标金字)

《金字无量义经》一卷

《普贤观经》一卷

已上十卷共一函,緘封。令最澄称,是日本国春宫永封,未到不许开拆。

《屈十大德疏》十卷

《本国大德诤论》两卷

水精念珠十卷

檀龕水天菩萨一躯(高一尺)

此处“春宫”指日本当时的皇太子安殿亲王,施送的三部佛经合称“法华三部经”,即《法华经》为本经,《无量义经》为开经,《普贤观经》为结经,是天台宗依凭的根本教典。据《睿山大师传》记载,当时“法华三部经”共抄写两通,一通安置在本国比睿山,一通供养于中国天台山:

春宫殿下择好手之人,书写《法华》、《无量义》、《普贤观》等大乘经三部二通。即以一通附送大唐,和上坚持,渡海入唐,安置天台山修禅寺一切经藏。又以一通安置比睿山寺一切经藏,为弘通本。^①

安殿亲王选择“法华三部经”送唐供养,似与慧思转生日本的信仰有关。慧思即天台宗开山智顗之师,传说圆寂后转生为日本的圣德太子,而圣德太子曾讲赞《法华经》并著有《法华经义疏》,因而被日本天台宗奉为教祖。最澄入唐是为求学天台宗,安殿亲王抄经送唐实有意以圣德太子自比。藺田香融教授曾以此解释安殿亲王施经的动机,笔者对此也作过专门论述。^②

“明州牒”还记录了最澄私带的供养物，其中《屈十大德疏》10卷，大概是与“法华三部经”配套供养的。最澄于延历十七年(798)在比睿山创立“法华十讲”之制，即每年于智顗忌日(十一月二十四日)延请10位高僧，分别讲解“法华三部经”10卷中的1卷。延历二十年(801)的法会规模盛大，最澄向当时声名卓著的10位高僧——胜猷、奉基、宠忍、贤玉、岁光、光证、观敏、慈诘、安福、玄耀发出《请十大德书》。这次盛会之后的翌年九月，最澄被选为入唐请益僧，延历二十二年(803)三月乘船离开难波津(今大阪)，其间大概无法主持大规模的法华会。如果这一推断成立，那么《屈十大德疏》10卷，很可能出自延历二十年主讲法会的10位高僧大德之手，其正式的书名，似可定为《法华三部经疏》。

继最澄之后舍经天台山的，是日本长保五年(1003)八月入宋的天台僧寂照(亦作寂昭)。《元亨释书》称其“将信公问章入宋地，又持台宗诸书惠彼人”。所谓“信公问章”，指源信托付求答《天台宗疑问二十七条》，后由四明知礼为之作答；所谓“台宗诸书”，指寂照赍来的南岳慧思的《大乘止观》及《方等三昧行法》等，俱是中国亡佚的教籍。除此之外，寂照还携有用以供养的《法华经》。《佛祖统纪》载：

真宗景德元年(1004)，日本国沙门寂照来，进无量寿佛像、《金字法华经》、水晶数珠，赐紫方袍。

慈云遵式在《大乘止观》的后序中云：“咸平六祀(1003)，日本国圆通大师寂照，锡背扶桑，杯泛诸夏，既登鄮岭，解篋出卷。”则其登天台惠赠佚籍事在入宋当年，赴汴京献佛经等当在次年。

这部《金字法华经》是受人之托，还是寂照私物，似乎难以考究，但恐怕与其业师源信有些关连。寂照之后，源信又遣门徒绍良入宋，赍《金字法华经》献给天台座主广智。《释门正统》第二“广智

传”云：

日本国师源信，尝遣学徒寂昭，持《二十七问》询求法要，师答之咸臻其妙。厥后广智嗣席，复遣其徒绍良等二人，赍《金字法华经》如贽见之礼，因哀泣致敬，请学于轮下。三载其道大成，还国大弘台学。

在宋代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上，源信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，中国天台宗的知礼和源清均与他结有书缘，通过源信传回的中国的佚书亡籍，对宋代天台宗的中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源信对宋日文化交流的贡献是多方面的，如托寂照质疑于知礼，遣绍良舍经于天台，表现了他崇敬宋僧、仰慕中华的一面。

二、径山寺舍经考

五台山传说是文殊菩萨显灵之地，为唐代佛教的著名圣迹。有唐一代，五台山寺院林立，高僧云集，前往巡礼朝拜的僧俗络绎不绝，香火之盛可同天台相匹。此一风习亦影响到日本，唐宋时代的入华日僧，如灵仙、圆仁、圆觉、慧萼、惠云、宗睿、澄觉、宽辅、裔然、寂照、成寻等，皆曾朝圣此山。未能入华的显贵，托带净财供养五台亦颇盛行。如日本承和十一年（844），桔皇后托慧萼以宝幡、镜奁施舍；元庆元年（877），日本君臣托济詮多舍黄金以资供养；延长三年（925），道贤托宽建一行“奉纳三部经十卷”^⑥；熙宁五年（1072）入宋的成寻，赍“日本国皇太子宫降来先帝御书经卷”施入大华严寺真容院供养等等^⑦。可是，这种情况到了南宋，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

公元1126年，金兵攻破宋都开封，次年掳去徽、钦二帝，并搜掠宫中礼器法物、图书文籍。宋朝宗室南渡，高宗定都于临安（今杭

州)，南宋约 150 年的历史由此拉开帷幕。

南宋时代的入华日僧，仅知名的就达 120 人左右。此时由于五台山已为金地，而禅宗经五代、北宋已趋成熟，入宋僧的巡拜圣地遂由五台山转向江南一带的禅宗名刹。

木宫泰彦将南宋时代的入华僧分为三类，一是为巡礼圣迹，二是为学习律宗，三是为嗣法禅宗。^⑧就中，禅僧的往来，构成这一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主体。宋宁宗年间(1195—1224)，江南的禅寺仿印度五精舍、十塔所而设五山十刹之制。所谓“五山”，即指：

第一，径山，临安府径山兴圣万寿禅寺；

第二，灵隐，临安府北山景德灵隐禅寺；

第三，天童，明州太白山景德禅寺；

第四，净慈，临安府南山报恩光孝禅寺；

第五，育王，明州育王山广利禅寺。

径山位于浙江省余杭市西北约 29 公里处，与南宋都城临安密迩，山势峭拔奇秀，高约 960 米，因有小径通天目山而得名。唐天宝元年(742)，道钦禅师入此山结庵讲禅，代宗慕其声名，大历四年(769)赐“国一禅师”号，下诏于其庵址建径山寺。南宋绍兴七年(1137)，大慧宗杲在此大阐禅风，缁素云集达 1700 余人。其后大禅了明、密庵咸杰、蒙庵元聪等次第嗣席，可谓历代皆有名僧住之，为天下丛林之冠。绍定五年(1232)，无准师范奉敕住径山，其门人法系中不乏赴日弘法的名僧，如兀庵普宁、了然法明、无学祖元等皆是得道高徒；同时，日僧入宋投其门下者亦多名僧，如圆尔辨圆、神子荣尊、随乘湛慧等嗣法归国后，成为日本临济宗之栋梁。

圆尔辨圆于宋端平二年(1235)入宋，先在明州历访诸寺，次入临安巡锡灵隐、天竺、净慈等名刹，后得登径山谒无准师范，淳祐元年(1241)嗣法而归，行前无准师范授以“密庵师祖法衣并自赞顶相”。^⑨

圆尔辨圆回国后，开崇福、承天两寺，弘阐师祖禅风。曾任摄政

的朝廷重臣藤原道家慕名召见，问道之间倾心皈依，遂开东福寺请师主之。道家之子实经禀承父志，信佛护教甚力，皈依辨圆弥笃。道家去世之后，实经“相与聚族而谋之，课其儿女昆弟，亲书《法华》等经四部”，应圆尔辨圆之请，送入径山寺供养追善。中国禅僧西岩了惠撰有《日本国丞相藤原公舍经之记》，详述此次献经始末：

道人圆尔来自日本，一语投机，擢置近侍，坐阅再期；挟正续之道而归，大坐故山，一香供凌霄，示不忘本。

公重为先摄政藤原道家见知，特加师礼；而道家之子左丞相实经，禀父之志，崇笃教门，欲报先妣准三后大夫人之德也。相与聚族而谋之，课其儿女昆弟，亲书《法华》等经四部，总三十二卷。贮以层匣，贯以霞绦，缕金钿螺，极窥天巧，尊经也。裒升济之具，报罔极之恩，率本于孝。噫，不事外慕，而手书佛经，可谓知所向矣。

圆尔重惟先师之恩德一毫亡报，陈请是经归镇径山正续先师圆照塔院，如经所谓是中已有如来全身舍利者，岂细故哉。丞相欣然诺之，其亦喜法宝之有所归，而圣善之有所托矣。

尔公与余敦同禀之义，属了惠被旨此山也。拳拳致书，附以四十二臂旃檀大士，重以斯经为托，嘱为之记。将以纪实行远，尝试为尔言，曰：“先师握单传直指之柄，扫文字语言之学。今公以是报之，余又从而为记，得不厚辱于师门，贻咻于众楚。若曰碎单传直指者，此经也；破文学语言者，此经也。”则强为尔记之。^⑩

文后署“大宋宝祐三年三月望，庆元府太白名山天童景德禅寺住持嗣祖比丘了惠记，四明陈洪刊”。宋宝祐三年当日本建长七年（1255），这篇记文是天童寺住持西岩了惠，受同门圆尔辨圆之托撰写的，由明州的陈洪刊刻行世。西岩了惠俗姓罗，蓬州（治今四川仪

陇南)人,幼年出家,及长游学江南,在无准师范处大悟,得嗣其法,为临济宗传人,历主能仁、东林、天童诸寺。

藤原家族的纳经是由谁送往径山的呢?史书虽然没有明确记载,但可推定为圆尔辨圆的弟子。建长年间入宋的日僧约有近20名,属圆尔辨圆门下的有无关普门、无象静照、无修圆证、任禅人、元禅人、藏山顺空等。宋开庆元年(1259),西岩了惠致书圆尔辨圆,称“每见神足元、空二兄,传诵提唱妙语,凛然有老圆照(按:无准师范)气味”。^①由此看来,元禅人、藏山顺空似有送经的可能。

藤原实经向径山寺施送佛经之年(1255),距乃父道家去世(1252)已有3年。道家曾任摄政、关白之职,可谓位极人臣;隐退后位尊“准三后”(亦作“准三宫”、“准后”,意指享受与太皇太后、皇太后、皇后之三宫同等的待遇)。实经会同一族抄经供养,显然是为“先考”追善,西岩了惠将其误作“先妣”,说明对日本的官制了解不足。

向径山施送的4部佛经,仅知《法华经》8卷在内,按照一般的抄经供养的习惯,其余3部应该是《无量义经》、《普贤观经》及《阿弥陀经》或《般若心经》,不过“总三十二卷”的数字又难以解释。考虑到藤原家族是“课其儿女昆弟”分头抄写的,那么每种佛经就不一定限于一通,“总三十二卷”之数或许包含复本在内。

三、育王山舍经考

传说古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的阿育王,生前曾造八万四千塔。西晋太康二年(281),刘萨诃(出家后法名“慧达”)在今宁波城东发现塔基一所,认为系阿育王造塔之一,于是在此遗址建造精舍,是为阿育王寺(略作“育王寺”)之起源,所在之山亦称育王山。东晋义熙元年(405),安帝敕建塔亭;梁武帝普通三年(522)赐额阿育王寺;北宋大中祥符元年(1008),真宗赐额广利禅寺,这大概是

育王寺入禅林之始。

阿育王信仰传入日本,大概不会晚于唐朝。据《法苑珠林》及《集神州三宝感通录》记载,随遣隋使入华求学的会承(一作“会丞”),于唐贞观五年(621)学成归国,行前关于日本有无阿育王塔的问题,与唐僧有过一场问答对话。《法苑珠林》卷38·敬塔篇·故塔部·感应缘条云:

倭国在此洲外大海中,距会稽万余里。隋大业初,彼国官人会丞来此学问,内外博知。至贞观五年,共本国道俗七人,方还倭国。未去之时,京内大德每问彼国佛法之事,因问云:“阿育王依经所说,佛入涅槃一百年后出世,取佛八国舍利,使诸鬼神一亿家为一佛塔,造八万四千塔,遍阎浮洲。彼国佛法晚至,未知已前有阿育王塔不?”会承答曰:“彼国文字不说,无所承据。然验其灵迹,则有所归。故彼土人开发土地,往往得古塔灵盘、佛诸仪相,数放神光,种种奇瑞。详此嘉应,故知先有也。”

会承入隋之前,日本是否已有阿育王塔,甚可怀疑;但会承于贞观五年回国之后,将隋唐时代的阿育王信仰传入日本,则是无可置疑的。到了唐代,中国僧人渡日者渐增,这也成为阿育王信仰东传的一种途径。最明显的例子是鉴真,他于天宝十二载(753)搭乘遣唐使归帆东渡时,携带大量的佛经、佛像及佛器,其中有“阿育王塔样金铜塔一区”。^⑫

五代吴越国时,钱弘俶仿阿育王故事,以金铜精钢造八万四千塔,内藏《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心咒经》(简称“宝篋印心咒经”)。日本天历年间(947—956),天台僧日延以“缮写法门度送使”名义入华,回国时携归一座钱弘俶发愿所造的阿育王塔,赠给肥前国司多治比实相,成为现存日本5座这类宝塔中的一

座。

到了宋代,日本的阿育王信仰逐渐普及。如永延二年(988),在慈德寺举行“八万四千泥塔供养”法会;治历三年(1067)寂禅去世,相传其生前所住的近江蒲生郡石塔寺即为阿育王舍利塔遗址;据滋贺县敏满寺村胡宫神社所藏的《近江国敏满寺佛舍利相承系图》,白河天皇(1072—1085年在位)从育王山和雁塔山各求得佛舍利一千粒,分赐给大臣及亲属。^⑬

在南宋禅院五山之中,育王山虽然名列最后,但却是入宋僧最早瞻礼巡拜的禅林圣地,这与日本国内盛行的阿育王信仰有密切关系。日本仁安二年(1166)来华的重源(俊乘房),原拟巡礼五台山圣迹,因为江北已成金地,遂诣育王山挂锡,曾从日本周防国运来材木,在育王山修建了舍利殿。仁安三年(1167)荣西(千光法师)接踵西渡,亦达育王山叩门问道。其后入宋僧诣育王山者代不乏人,如心地觉心、无象静照、约翁德俭、樵谷惟仙、桃溪德悟之辈皆慕名而至。

育王山地近明州,位当宋日交通之门户,日僧频频巡锡此寺,自然也有地理之便的关系。《开庆四明续志》引南宋吴潜的奏状云:“倭人冒鲸波之险,舳舻相衔,以其物来售。”说明明州与日本的人来物往,是非常频繁的。有宋一代,不仅有大量的日人跨洋而来,更有众多的华人渡海而去,这也是育王山信仰流播日本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
南宋铸工陈和卿,应入宋僧重源之邀,渡日复修东大寺。据《东大寺造立供养记》所载;日本养和元年(1181)至建久七年(1196)期间,陈和卿率中国工匠7人及日本铸工14人,修复了毁于兵火的大佛等。

陈和卿的技艺、品性,在日本颇有口碑。《吾妻镜》在叙及陈和卿修饰大佛之功时,称许云:“殆可谓毗首羯摩(按:佛教传说中司掌巧工艺之神)之再诞,诚匪直也人欤!”^⑭幕府将军源实朝敬佩

至深，赠以甲冑、鞍马具、金银，陈和卿将甲冑打造成钉卯，连同鞍马具一并施入伽蓝，而将金银悉数奉还。

日本建保四年(1216)六月十五日，谒见将军实朝时，称实朝前身是明州育王山长老，劝其入宋巡拜圣迹。此前建历元年(1211)六月三日，实朝梦见一高僧现身告以前生事，内容正与陈和卿所说契合。自此以后，实朝信仰弥坚，策划入宋参拜育王山，选出扈从 60 余人，命陈和卿建造大船，后在由比浦举行入水仪式时，因船巨水浅不能起浮，入宋计划遂告流产。^⑮

从源实朝计划渡宋一例，足可窥知镰仓时代育王山信仰之盛。关于日本的育王山信仰，其实在平安末期还有一个更为著名的“舍金”传说，载于《平家物语》卷三。现将这一节内容引载如下：

(平重盛)大臣又说：“在日本即使积了莫大善根，要子孙相续，为我祈祷冥福，也是难得做到的。为修后世冥福，我想倒不如在外国积些善根的好。”于是在安元年间(1175—1176)从镇西(九州)把一个叫妙典的船主召了来，把众人屏退得远远的，和他相见。取出黄金三千五百两，说道：“听说你是很正直的人，这五百两黄金给你，其余的三千两拿到宋朝去，到育王山，把一千两送给那里的僧侣，二千两献给皇帝，作为买田地的钱捐给育王山。请为我祈祷冥福吧。”妙典奉命，冒着万里波涛，西渡宋国。会见了育王山的方丈德方禅师，说明情由，禅师不胜欣喜感叹，以一千两赠给僧侣，二千两献给皇帝，详细奏明大臣的心意。皇帝大为感动，随即将田地五百町捐赠给育王山。因此，据说在那里为日本大臣平重盛公来世生于善处的祈祷，至今不曾断绝。^⑯

以上译文所据的是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本《平家物语》(岩波书店)，而在《源平盛衰记》的记述中，施入育王山的物品除黄金 1200